

編輯報告

△倏忽之間，本刊也已創刊六周年了，六年，實是彈指之間的事，但是，就一份雜誌而言，却是一段艱辛備嚐的歲月，差可告慰的是：儘管百味雜嚐，我們還是甘之如飴，因為無時無刻，我們總可獲得來自各方的鼓勵和教示，使我們能夠不斷突破，不住成長。值此六周年慶，我們刊出教育家朱部長、臺大文學院侯健院長、名作家王鼎鈞、隱地、出版家王榮文、明道文藝社陳憲仁社長、讀者洪素貞等位先生女士們的鴻文，一則聊以致謝，一則懸為守則，本刊同仁將更努力，庶幾不辜負各界對本刊的厚望。

△本刊封面遠比內文早早付印，封面上的每期要目也就在手編定內文頁碼前先為擬訂，不料上期本刊來稿特擠，編頁時不得不抽下一些已經付排的稿子，本刊前任主編王鴻仁先生萬般無奈下，遂將已經打上封面的「評陳若曦的老人」一文抽下，上期本刊出版後，讀友們紛紛來電、來函探詢，以為本刊或該文出了什麼差池，讀友們出於關懷而不施予指責的詢問，使我們更為慚愧和惶恐，本刊前主編王鴻仁先生更是一再交代一定要向讀者們和作者先生說明並致歉，懇請讀、作者們原諒。

△本刊為提綱挈領，幫助讀友們迅速認識每期的內容，在目錄上給每篇文章都擬了說明性的副題，這樣做讀友們大致上感稱方便，但作者們却一直替本刊耽心，認為那樣簡短的一句話要概括一篇文章的內涵太不容易，也太危險了，果然在上期即不幸被言中，引起了「評曉風第五牆」的作者羅青先生的抗議，這期我們照刊羅先生的來函，一方面藉由羅青先生的大函做個說明，一方面也向羅青先生和曉風女士致歉。

△這期本刊增闢了一些專欄，如一得之愚集、亮軒書話、書林外史、文林秘笈，除「亮軒書話」為個人性的專欄外，其餘諸欄雖稱專欄，仍然一本本刊向來公開的態度，開放給全體讀、作者們，歡迎讀、作者們也惠賜鴻文，增光本刊篇幅。

△本刊創刊已經六周年了，但我們仍常讀到或聽到沒有「批評制度」和「嚴肅的書評」的話，雖然這些話不是針對本刊而言，但我們總引為那是對以「書評書目」為名的本刊的責備，我們也深知這個「批評制度」不

是單憑我們微薄的力量可以建立的，但是我們希望它建立，而且也期望本刊能盡一些心力；至於「嚴肅的書評」，我們自問本刊的立場和態度絕對嚴謹客觀，我們只是遺憾本刊篇幅有限，能够顧及的出版物不多；今後，我們除了顧及較為學術性、專論性的批評與討論外，我們希望能够多登一些篇幅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純批評」（即一得之愚集），這樣或許可以在每期評到二十來本的書。

△「純批評」是針對「評介」而言，評介文字常常「介」的多，「評」的少，爲了「介」常常佔用太多篇幅，雖然一本好書常常令人不能、置一詞，只想推介給讀友們，但是，我們仍要求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成理，面對一本書，我們要直截地問：好書還是壞書？好在哪裏？壞在哪裏？怎麼好法？怎麼壞法？爲什麼好？爲什麼壞？純批評就是希望這麼犀利敏銳。

△我們無意尋求一種「權威」，也許批評制度乃是意指一種權威的建立，但是我們無意以之爲鵠的來尋求它。我們渴求真正的服務，使「讀者不出門，能知天下書」，使讀者「臥遊書城」。如果這樣做能影響書市、造成權威，那是附帶的收穫不是目的。

△來自讀者的批評容或失諸於即興的或是感性的，但我們仍極願重視它，因爲那是最誠實的批評，我們希望讀友們都能寫下您讀一本書的感想和意見寄給我們，我們一定以最慎重的態度來處理您的大作。

△書目一直被認爲是本刊對讀者的奉獻，因爲書目好像沒有「市場價值」，但是，最近我們連續收到許多讀友來信，都提到書目的貢獻和重要，我們也選刊了兩封讀者來函，一則聊爲自慰，一則提醒讀友們善用書目來幫助您讀書。

△爲讀友們做書目和批評索引的金帛先生和晞林小姐都是此中行家，他們不但學有專長而且資料完備，他們不但到中央圖書館去查，也到書店去找，過去有讀友來信指稱漏列，一方面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一方面出版社書送得慢或發得慢才是主因，爲了補救，本期起我們增刊了「補輯」一欄，請出版者和作者、讀者妥爲利用，並幫助本刊，隨時提供資料，使我們書目的工作做得更完備。

△這期，我們也報導了日本筑摩書房的「倒產」，日本讀書風氣那麼盛，像三省堂、筑摩那麼大的出版社都會「倒產」，返顧我們的出版業，更叫人不能不兢兢業業了。但是誠如該報導之末那位作家的呼籲一樣，要維持一家好的出版社於不墜、要讀者自己有好書看的話，讀者們的實際的支持行動——購買——才是最有力的，臺灣的出版業看似蓬勃，但實是危機四伏，尤其雜誌業的困難，簡直是一言難盡，本刊自然不能自外，所以值此六周年紀念，我們仍要呼求讀友們的實際行動的支援——訂閱或購閱本刊。